

浅析白沙宋墓中的建筑彩画

季嘉欣

DOI:10.12238/bd.v8i4.4241

[摘要] 《营造法式》是宋代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代表了官式建筑的规范,其中规定了各式木作构件及建筑彩画的相关制度。而在宋代,墓葬内也经常作出斗拱、枋、柱仿木结构,并在其上作彩画以作为墓中的装饰,白沙宋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将对白沙宋墓中各处的建筑彩画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与《营造法式》中所规定进行了对比分析,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即白沙宋墓中的建筑彩画部分,总体上是符合《营造法式》中规定的,也体现了当时民间做法的多样性和民俗趣味。

[关键词] 白沙宋墓; 建筑彩画; 《营造法式》

中图分类号: K879.41 **文献标识码:** A

A Brief Analysis of Architectural Color Paintings in Baisha Song Tombs

Jiixin Ji

[Abstract] "Building French" is the specif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representing the specification of official architecture, which stipulates the relevant system of all kinds of wooden components and architectural color pain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tombs also often make dougong, fang, column imitation wood structure, and on the color painting as the decoration in the tomb, baisha song tomb is one of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this paper will everywhe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aisha song tomb painting detailed observation, and with the French stipulated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namely the white song tomb architectural painting part, overall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in the "build French", It also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folk practices and folk interest at that time.

[Key words] Baisha Song Tomb; Architectural color painting; The French Method of Creation

白沙宋墓的三座墓在墓室内都作出了很细致的仿木建筑结构,并且其上有十分丰富的彩画,下文将从细部等对白沙宋墓中的彩画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注:此文中大量引用《白沙宋墓》的材料及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以及《营造法式》原文。

1 额枋类彩画

白沙宋墓中大部分阑额构件都为“箍头—额心”制,甚至部分普拍枋都绘有箍头。宋代以后,阑额彩画逐渐发展成“箍头—额心”三段式构图制,白沙宋墓中大部分阑额、普拍枋构件都采用这种“箍头—额心”制,只不过墓中的箍头较为简单,大多为束带式箍头,也有几处出现了《营造法式》中描述的“如意头角叶”,如2号墓南壁阑额两端的箍头似为相切式的两瓣如意头,1号墓普拍枋上两端的箍头也是如意头的一种几何形变体。

额枋类构件上的纹饰有柿蒂、半柿蒂、枋胜、梭身合晕、斜格纹、毳纹,还有卷草纹、云纹、海石榴花、木理纹。

《营造法式》中规定额枋上可绘柿蒂、枋胜和梭身合晕,白沙宋墓中的额枋上绘有整朵柿蒂,也有半柿蒂,对比《营造法式》中的图案,墓中的柿蒂和梭身合晕图案明显简化了许多。以

及白沙墓中的四半枋胜与《营造法式》中的枋胜合罗有所区别,这里的四半枋胜是在枋形内画两条对角线,形成四个小三角形,在小三角内进行叠晕,在墓室中的枋上也有四半枋胜的纹样,应是《营造法式》中枋胜合罗的简化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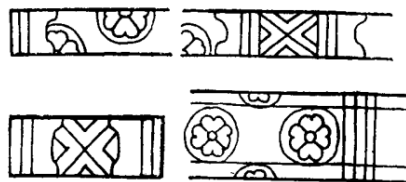


图1 1号墓前室南壁额枋上的四半枋胜和柿蒂

2号墓北壁阑额的额心画枝条卷成海石榴华,也符合《营造法式》中对海石榴华的使用规定,3号墓的门券南壁门券上也为海石榴华,及墓室东北壁下素枋画有青晕枝条卷成。

1号墓墓室的东、西、北壁阑额皆墨画卷草,柱头枋上也有墨画卷草,2号墓墓室南壁门额上画卷草纹,东南壁、西南壁阑额心衬赭、淡蓝色地,其上墨画卷草。这里的墨画卷草应为《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碾玉装》中规定的龙牙蕙草纹。

白沙宋墓的华纹中还出现了木理纹，如2号墓墓室南壁普拍枋上衬淡黄地，墨画木理纹。木理纹应为《营造法式》中提到的松纹，《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解绿装饰屋舍》：“若画松文，即身内通刷土黄，先以笔墨界画，次以紫檀间刷，心内用墨点节。”意在模仿木材的纹样。2号墓南壁普拍枋上衬淡黄地，要比《营造法式》中的土黄色稍浅，或许因褪色而致，由图16中可看到，普拍枋上有呈线条的木纹，还绘出了木头上的节疤，十分逼真。

以及《白沙宋墓》中宿白先生有一“斜格纹”的描述，如1号墓过道阑额画赭、青相间的斜格纹，1、3号墓室中的昂、拱上画有斜格纹。宿白注释：“赭色斜格纹疑为当时的龙麟锦纹”，宿白先生认为此斜格纹疑为龙麟锦纹，但笔者认为这种“斜格纹”更像《营造法式》中的鱼鳞旗脚华纹，《营造法式》中规定鱼鳞旗脚可在梁、拱上用之。虽然白沙宋墓中在阑额上也用了鱼鳞旗脚，与官式规定使用的部位不同，但在建筑中使用，笔者认为鱼鳞旗脚的可能比龙麟锦纹更大，再看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第2窟柱子上的鱼鳞纹，与《营造法式》中的图样高度相似，白沙宋墓中的鱼鳞纹样式比较简单。



图2 1号墓铺作上的“斜格纹”

从《营造法式》后附图样可看到，毯纹也适用于枋上彩画，1号墓过道处上素枋为四斜毯纹，3号墓墓室东北壁上素枋也绘赭地四斜毯纹。

2 柱子彩画

柱子彩画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作画，柱头、柱身、柱榭（柱脚），这样的分部位作画在1号墓墓室中的柱子上体现的很明显，1号墓柱子的柱头与柱身、柱身与柱榭之间都有一道墨画箍线，将其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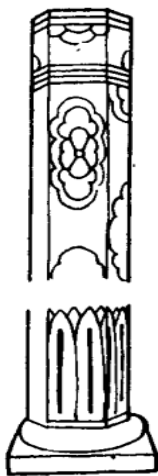


图3 1号墓前室南壁倚柱彩画

《营造法式》中规定五彩遍装的柱榭部分都作青晕或红晕莲华，柱头部分则作锦纹或琐文。白沙宋墓中，可辨认的柱榭彩画仅有1号墓墓室中的柱子，柱础部分墨画仰莲，柱脚画青晕仰莲。

而2号墓墓室的柱头也画了红晕仰莲，与《法式》却为不符，这可能是民间继承唐代柱子彩画的传统，晚唐在柱头和柱脚处均施仰覆莲瓣，白沙2号墓柱头的红晕仰莲应是这一做法的延续。再如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中的柱子被分为了两端，两端的柱头和柱榭部分都为莲瓣纹。

在柱身部位，白沙宋墓中柱身多画柿蒂纹和梭身合晕，与官式不一致，登封黑山沟宋墓的壁画中的柱子也不是按照《营造法式》中绘的，这种不同也体现了民间画法的多样性。

3 枋拱类彩画

白沙宋墓中枋拱上的纹饰主要柿蒂纹、莲瓣纹、四半枋胜、卷草纹、云纹、鱼鳞旗脚、还有环纹。

柿蒂纹在北宋时期应用很广泛，白沙墓中的柿蒂纹有多种形式：整个柿蒂、半柿蒂、四分之一柿蒂及菱纹柿蒂。在《营造法式》的五彩装净地锦图样中，可以看到也有半柿蒂和四分之一柿蒂在枋拱上运用，1号墓前室有一部分枋上绘有菱纹柿蒂，3号墓的一部分散枋上额也绘有菱纹柿蒂，此种菱纹柿蒂不见于《营造法式》，但在内蒙古林东辽庆东陵前室枋料和散枋上的柿蒂纹也是这种菱形柿蒂，白沙宋墓枋上还绘有鱼鳞旗脚。

在枋上绘莲瓣纹在北宋也很盛行，但莲瓣纹不见于《营造法式》中，吴梅在《〈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中推测可能有两枋面的原因，一枋面是由于莲瓣纹是源于佛教的纹样，因为不被《营造法式》重视；另一枋面是因为仰莲瓣纹样虽然是民间常见纹样，但由于纹样比较简单，不够精美，不符合皇家身份故而不被《营造法式》辑录。而白沙墓中的莲瓣纹十分多样，有单层莲瓣、重层莲瓣、莲座样式等。2号墓墓室中东南隅枋料上的莲花样式，笔者觉得比较像《营造法式》中的莲华写生华，不过《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五彩遍装》条有规定，莲华华可用在枋拱上，但作写生华时，施之于梁、额或棋眼壁内。

云纹和卷草纹在枋拱上也很常见，1、2、3号墓墓室的枋拱上都有画卷草纹和云纹。2号墓墓室西南壁的华拱面还绘有环纹，笔者认为此环纹与《营造法式》中的四出纹饰较像。

1号墓前室耍头画赭心枋胜；2号墓墓室耍头墨画兽面，兽面唇涂朱色（图50）；3号墓墓室耍头画赭地四环纹。兽面纹和四环纹在《营造法式》中均未看到相关的纹饰，如在墓中画兽面纹，可能带有原始的驱邪镇墓的意味，为民间葬俗的一种体现。

4 棋眼壁彩画

白沙宋墓的棋眼壁周围都留有缘道，1、2号墓的棋眼壁缘道采用红晕小花边形式，3号墓棋眼壁的缘道基本沿着枋拱的边缘轮廓设缘道，仅在两端和顶边处使用小花边。与《营造法式》中图样符合。

1号墓前室和后室棋眼壁画青晕绛心牡丹，后室上层小枋拱

的棋眼壁可辨认出为青晕之花卉,慢棋与柱头枋之间的小棋眼壁墨画云朵(书中未找到图,看不清)。2号墓室上层棋眼壁画一朱盘,内盛红青果品,下层棋眼壁画绛花绿叶的没骨牡丹。3号墓室棋眼壁画绿叶粉红没骨牡丹,上层棋眼壁画赭云一朵。

《营造法式》中规定前三品华文均可用在棋眼壁内,其中牡丹华和莲荷华还有一种写生华的形式,这两者也均可以用在棋眼壁内,写生华形式的牡丹华是讲究写实地表现所描绘的对象,将两种形式对比起来,不管是从线条轮廓还是色彩填充上,明显地看到后者是较严格依据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牡丹花进行绘制的,而前者是提取现实中牡丹花的形态元素进行了抽象的组合。1号墓棋眼壁处为抽象式的牡丹华,2号墓和3号墓的下层棋眼壁则为没骨牡丹写生华,还能看出有水墨画的韵味。白沙宋墓2号墓的上层棋眼壁还画有果盘,体现了当时的民俗乐趣。

5 白沙宋墓中建筑彩画的彩画作制度

白沙宋墓中建筑彩画的主色为赭、青、白,并多以赭色作地,华文颜色几乎都用青色或青晕再部分点缀以黄、青、蓝、红色。符合梁思成在《营造法式》中作注道:“解绿装饰的主要特征是:除柱以外,所有梁、枋、料、棋等构件,一律刷土朱色,而外棱用青绿叠晕缘道。与此相反,柱则用绿色,而柱头,柱脚用朱。此外,在料、棋、枋、桁等构件的朱地上用青、绿画华的,谓之解绿结华。”此外,墓中仿木建筑的构件上,如额、枋、料、棋、耍头、昂、柱、棋眼壁等等,其上都有绘枝条华、飞禽、锦文等纹饰,这些华文题材与施彩画位置也多与五彩遍装相同或相似,解绿结华装上也施华文,但《营造法式》中没有规定可以使用哪些华文,应与五彩遍装使用的华文大致相同。故白沙宋墓的建筑彩画主要为解绿结华装。但白沙宋墓中额枋等构件上的彩画外棱似乎未留有缘道,料棋、棋眼壁等构件上的彩画留有白色缘道,但也无叠晕,不过华文上基本都有叠晕。

白沙宋墓中除了解绿结华装外,也有部分为其他彩画类型。1号墓上层小料棋下中的补间铺作料棋面刷青色,外棱施白缘道,棋心正中画白线一道;转角铺作棋面刷白色,正中画青线一道,棋外棱施青缘道。此处小料棋与《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青绿叠晕棱间装》条所记:“外棱运用青叠晕,身内用绿

叠晕,惟之两晕棱间装”相似,应属于青绿叠晕棱间装做法。

白沙宋墓中的柱子彩画也与解绿结华装的柱头柱脚画锦文,柱身刷绿画筍纹不太符合。我则认为可能是五彩遍装制度,前文有提到过。以及2号墓室南壁普柏枋上的木理纹,应是解绿屋舍。以及版门及破子棂窗均通刷赭色,为丹粉刷饰。可见白沙宋墓中的建筑彩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6 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白沙宋墓中建筑彩画总体上还是符合《营造法式》中规定的,在颜色、华文上的做法在《营造法式》中均有记载,但相比官方的规定,白沙宋墓在细部之处体现了民间做法的多样性,如华文与构件的搭配不一定与《营造法式》相对应,许多彩画内容如果盘等还体现了特有的民俗趣味。

[参考文献]

- [1]宿白.《白沙宋墓》,北京:三联书店,2017.
- [2]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13.
- [3]李诚.《营造法式》,团结出版社,2021.
- [4]吴梅.《〈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04.182.
- [5]李路珂.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后期石窟装饰及其与宋《营造法式》之关系.《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
- [6]吴梅.《〈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04.262.
-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10期.
- [9]宿白.《白沙宋墓》.北京:三联书店,2017.59.
- [10]吴梅.《〈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画考察》.东南大学博士论文,2004.220.

作者简介:

季嘉欣(2000--),女,汉族,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方向:宋元考古。